

陳韻竹著

文史哲學集成

歐陽修蘇軾辭賦之比較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歐陽修蘇軾辭賦之比較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第二節 研究重點與方法	五
第二章 歐陽修辭賦之評介	七
第三章 歐陽修辭賦之分析	二九
第一節 改變古賦之積習	三〇
第二節 建立駢賦之新貌	三四
第三節 致力律賦之改革	五四
第四節 開創文賦之規模	六八
第四章 蘇軾辭賦之評介	八七
第五章 蘇軾辭賦之分析	一三五

第一節	蘇辭饒態萬千，開拓別有風雅的辭賦堂廡	一三七
第二節	蘇軾任情率性，擺落古賦的傳統與矩墨	一四四
第三節	蘇軾氣勢豪邁，打破駢賦之嚴整與繁縟	一四九
第四節	蘇軾縱橫議論，馭律賦規則而不爲所藉	一六三
第五節	蘇軾揮灑變古，爲文賦奠定規模與地位	一七七
第六章	歐蘇辭賦之綜合比較	一八七
第一節	歐蘇辭賦之組織結構	一八七
第二節	歐蘇辭賦之修辭技巧	一九八
第三節	歐蘇辭賦之情志內涵	二〇七
第七章	結 論	二一九
參考書目		二二五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辭賦演進的軌跡看來，漢之辭賦，宏麗而壯濶，古拙而樸茂。誠如文心雕龍詮賦篇所謂：「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辭賦原本就具有數宏體理、廓張聲勢的特性，因此「側重橫斷面的描寫，要把空間中紛陳對峙的事物情態都和盤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路。」（註一）更由於中國文字單音節的特性，以及文法運用上的自由，也給文章對仗排偶增加許多便利，於是在「詩賦欲麗」的要求下，隨著時代的遞變，辭賦已不再是渾樸古拙了。祝堯在古賦辯體中說：「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而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驪六；簇事對偶，以爲博學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註二）自漢至六朝，由古而駢而律，辭賦發展的大勢大抵如此。

唐承六朝之遺緒，其辭賦鍊字琢句益加精工，聲色臭味更爲富麗，四六隔句對偶臻於整練，而聲律之平仄對仗也完全成熟，時稱近體賦亦即律賦。韓愈、柳宗元不滿當時文風之卑靡淫巧，而立志古文，務反近體（註三）所以如今流傳下來的近體賦爲數極少，或僅爲功名前程而屈就繩尺，免爲其難做了幾篇。若論古賦，雖說：「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註四）但也沒有爲辭賦之發展啓開新局。由晚唐至宋初，辭賦仍一往雖琢堆砌四六駢偶的窠臼中鑽去，更因當時以律賦取士，進而導出一套起承轉合，送迎進退，四聲八韻的作賦程式，至此辭賦不啻是帶上了手鐐脚梏，雖是塗紅抹綠，穿金戴玉，然而筋骨僵化，精神凋耗，再也舞不出文學的靈動與生趣。就在辭賦走到這山窮水盡，夕陽殘照的地步時，一隻文壇巨擘，以橫掃千軍之勢，使辭賦峯迴路轉，另闢蹊徑，別有洞天，那便是宋朝一代文宗歐陽修。繼之，蘇軾以曠世之天才踵武於後，於是波瀾壯闊，雲蒸霞蔚，而共爲賦史寫下了新頁。

歐陽修、蘇軾乃宋代文章之冠冕，與唐之韓愈、柳宗元並稱古文四大家。二人不僅在古文有不朽的成就，在詩、詞、駢文方面也是一代巨匠，歷代研究其詩文諸體之論述，不知凡幾；至於辭賦，歐蘇也是開啓風氣，領導風會的宗師，卻絕少有人去鑽研剖析。歐陽修之秋聲賦，蘇軾之前、後赤壁賦，落筆絕塵，乃中國文學饕餮宴中之珍饈，較爲人所注意；其實其他篇章亦造詣高絕，卓爾不凡，却罕有聞問者，誠不免有蘊玉藏珠之憾，所以不揣淺陋想一探這個爲人所忽略的旖旎天地。

再則，由辭賦欲麗之觀點，來看歐蘇兩大古文家之創作，也別具意義。文心雕龍詮賦篇曰：「遂

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鋪張揚厲，窮極聲貌乃辭賦之重要特質。而文心雕龍又云：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揉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立賦之大體，必使「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基本上是重質且重文。然因賦家競逐奇偉之觀，綺麗之辭，才力又不足以使事理內質與辭藻比肩等觀，乃爲人所詬病。如摯虞文章流別論：「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辭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揚雄亦云：「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註五）顯然都是認爲漢賦尙辭而寡用。

歐、蘇之倡古文，旨在鄙棄無益治道人心，有傷社會質樸風尙的文章，如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敘云：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註六）

蘇軾於宋仁宗嘉祇六年應制科上進策二十五篇，首云：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註七）

以歐蘇費用之文學主張，創作「文麗用寡」之辭賦，將是何種面貌？是否能與其理論相互印證？是否依其理論加以發揮？其間與古文運動的關係如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更期盼經由歐、蘇二人的比較，以異中求同，了解時代風尚之趨向；又可以同中求異，突出其卓爾不群之特點，對其辭賦之風格，藝術之成就，形式之特色，獲得更正確明晰的認識。

【附註】

註一 參見朱光潛詩論第十一章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賦對詩的影響，頁一九〇。

註二 祝堯古賦辯體，卷五。

註三 舊唐書卷一〇六，韓愈傳曰：「常自以爲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註四 祝堯古賦辯體，卷七。

註五 揚雄法言，吾子篇。

註六 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三

註七 蘇東坡全集(下)，頁四一九，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第二節 研究重點與方法

本論文以歐、蘇二家辭賦爲研究之對象。關於「辭」，自楚騷一脈而下，由於音節抑揚頓挫，韻味幽深綿緲，頗有助於感情之宣發，故誅祭之文往往假辭體以寓傷悼之情，而旁生「哀辭」一類，歐、蘇均有作品，但因其只限於特殊之事類，有其固定之目的，屬應用文一類，與一般創作有別，故在此不予論列。

本文以歐、蘇文集中所收錄之辭賦作品爲研究之素材，包括歐陽修辭兩首，賦二十篇，蘇軾詞十一首（註一）賦廿四篇。首先從基本材料的了解著手，考察其著作年代，探究其動機，稽鉤其實實，分析其形式，冀由此披沙揀金，而得以確切掌握歐蘇辭賦之形貌與神髓，以爲論述之基礎。

其次，再將歐陽修辭賦略分爲古賦、駢賦、律賦、文賦四種體類，蘇軾則分爲詞、古賦、駢賦、律賦、文賦五項，由當時之文學背景，文學風尚，以見其形式特色與時代意義，並由歐、蘇間開啓與承續之脈絡，比較二人辭賦之作風與個性。

既已依體類探討以求之於細微，故再綜合觀照以鳥瞰其全面。於是由謀篇、章法、句式、字詞諸端來比較歐蘇辭賦之組織結構；由對仗、用典、聲律、夸飾、比興、隱秀各目來比較歐蘇辭賦之修辭技

巧；由思想與感情兩者，透觀歐蘇辭賦之情志內涵，並兼攝其內質與外象，務使細大不捐。這些無非是刮垢磨光的工作，以期放發其本然之光彩，展現文學世界裡的這一片錦繡天地。

【附註】

註一 此間所謂「詞」，並非宋之長短句，而是指楚之騷，為忠於原刻，故採用此字。詳見本論文第四章：蘇軾辭賦之評介。

第二章 歐陽修辭賦之評介

歐陽修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人物。「在北宋中期的文壇與政壇上，歐陽修的成就，爲後世開啓了許多新的觀念和門徑，對於經學、史學、文學、政治等各方面的發展，他都佔有關鍵性的地位。」（註一）而辭賦之改革與創新，他也有不朽的功績。

歐陽修，字永叔，宋吉州廬陵人，生於眞宗景德四年（西元一〇〇七年），其四十歲時作醉翁亭記，言「少飲輒醉而年又最高」，因此自號醉翁。六十四歲時，作六一居士傳，自謂「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更號六一居士。熙寧五年（西元一〇七二年）卒，年六十六。熙寧七年太常以其「道德博聞，廉方公正」，諡曰文忠。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親鄭氏親誨以學。仁宗天聖八年（西元一〇三〇年）中進士，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初，坐范仲淹事，貶夷陵，後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再充任館閣校勘。慶曆五年（西元一〇四五年），因甥張氏獄，被政敵誣陷入罪，遷知滁州，又轉歷揚州

穎州、南京等地，在外十餘年才被召回。回朝後，任翰林學士，修新唐書。嘉祐二年（西元一〇五七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拜參知政事。神宗初，又因長媳案，而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出守亳州，繼徙青州和蔡州。在青州時因反對新法爲王安石所詆。熙寧四年（西元一〇七一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次年卒。

歐陽修著作甚豐，然而在歐陽修諸集中，唯居士集五十卷，乃歐陽修晚年取平生所作自加審定，其餘皆後人所裒集，各自流傳，卷帙叢勝，略無統紀。後有周公益取各家輯本編校，屬孫謙益、丁朝佐、曾三異諸人校正；繼而周公益之子周綸又得孫恕所校，歐陽棻之寫本，於是又屬曾三異校之，而成居士集五十卷。居士外集二十五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附錄五卷，即今日通行之歐陽修全集。（註二）此本歷代傳刻甚夥，清嘉慶二十四年，廬陵歐陽衡又加以重刊，校法極爲精審，民國五十二年臺北世界書局又據此排印，故本文之所引用則一準於此本。

歐陽修全集中居士集「賦」類，共錄黃楊樹子賦、鳴蟬賦、秋聲賦、病暑賦、憎蒼蠅賦五篇。居士外集中所收辭賦則分「古賦」、「辭」、「近體賦」三類。「古賦」類有紅鸚鵡賦、述夢賦、荷花賦、螟蛉賦四篇。「辭」類有琢木辭、哭女師兩篇。「近體賦」類有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監試玉不琢不成器、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殿試藏珠於淵賦、（博愛無私詩、闕）賞以春夏賦、畏天者保其國賦、斲雕爲樸賦、祭先河而後海賦、大匠誨人以規矩賦、魯秉周禮所

以本賦，共計十一篇，又附詔重修大學詩、翠旌詩、狄彌詩三首。葉夢得避暑錄話說：「歐陽文忠潞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註三）如今憎蚊賦已佚失，以此推論，其餘應該尚有亡佚的篇章，但已不可考。

「辭」與「近體賦」乃辭賦之一體，本無疑義，然居士集之「賦」類與居士外集之「古賦」類究竟有何不同？如此分類之用心何在？劉若愚歐陽修研究第三章韻文第一節「賦」的部分直稱居士集「賦」類所錄是文賦，而居士外集「古賦」類全是騷體（註四），但細考內容，劉氏這種說法，有待商榷，如在居士集「賦」類的黃楊樹子賦，全篇除提頭接頭語外，幾乎無一句不對偶，是典型的駢賦，而劉氏稱爲文賦，就大有問題。此外居士外集「古賦」類也不是全爲騷體，螟蛉賦全篇皆四字句，旨在議論說理，怎能說它是騷體賦。然而「賦」與「古賦」名目畢竟不同，應該如何來解釋二者間的差異？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葉夢得之言曰：

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註五）

又舊本每卷末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數字。

而李之儀書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則云：

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註六）蓋別集二十卷乃出居士集五十卷之外，後周益公又重新編次，定爲二十五卷；而居士集乃歐陽修自定

熙寧五年由其子歐陽發等編次完成。可知居士集與居士外集之編次原是自成體系，不相統攝。居士集將所收賦篇納於「賦」類，而居士外集中因有「近體賦」一類，故有別於近體賦者則另稱古賦，未以「賦」為標目以統攝。故居士集之「賦」類與居士外集之「古賦」類，並非文賦、騷體賦之別。這點在評介歐陽修諸篇辭賦之前，必須澄清，以免滋生誤解。

居士集賦類

〔一〕黃楊子樹賦

此賦是景祐三年歐陽修被貶為峽州夷陵縣令（註七）時所作，其賦序曰：「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之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這是歐陽修政治生涯中首度遭到貶謫，堅貞之懷抱，不見知於君王。汎江，見落落亭亭之黃楊樹子，睹物興情，因物寄懷，而賦生焉。所以賦中云：「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是以黃楊子自況，而有天地悠悠，蒼茫獨立之氣概。

賦文共二百二十六言，全篇用四六對偶，是典型的駢賦，簡短清新。李調元賦話曰：「蓋以文為賦，則去風雅日遠也。惟六一黃楊樹子賦，詞氣質直，雖是宋派，其格律則猶唐人之遺。」（註八）此賦

誠有古文清暢雋永之長，而無駢體以文害意之短。

(二) 鳴蟬賦

本賦序曰：「嘉祐元年，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這是借物起興的賦作，不似一般疏蟬事以成文，或堆砌典故，不著一「蟬」字，卻滿紙蟬聲的詠物賦。賦文寫在朝雨驟止、青空無雲，隱隱輕雷的夏日，蟬鳴於樹顛，其聲啾啾冷冷，「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詩人感此景物，而悲萬物莫不好鳴，有若爭能逞勝；然遭時變序改，則感莫然無聲。人雖共盡於萬物，但能巧其語言，傳於文字，長蟬於百世，乃天地之最貴者。方欲考其間之得失，較異同，而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賦文至此戛然而止，餘情裊裊。

本篇共計四百五十三言，起首用離騷式的句法組織，既而接荀賦的形式，如「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與荀賦「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請歸之禮。」（禮賦），是相同的情調。繼之又轉為九章橘頌與涉江、抽思亂辭中四、三言末加一兮字的句法，最後則以散文體作結。句法運用極為自由活潑，落筆直下舒卷自如，姿態橫生。而「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藉蟬興懷，為詠物賦之特色，此亦命意之所在。

(三) 秋聲賦

本篇撰於仁宗嘉祐四年（西元一〇五九年），此時歐陽修已五十三歲，秋意之蕭條寂寥，正與人

之心境相映照，以秋聲來寫人生，獨得其妙。

全篇四百餘字，以傳統漢賦設辭問對的形式爲架構。篇首曰：「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聽之。曰『異哉！』初浙歷以蕭颯……胡爲來哉。」此段先賦聲，其中「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則點出「秋」之肅殺。繼由歐陽子與童子之對話展開對「秋」之描摹，自秋「色」而秋「容」而秋「意」，層層鋪排遞進。至「故其爲聲也」，文章又歸合於聲字。秋本以肅殺爲心，萬物皆摧敗零落，人固貴爲萬物之靈，然並無金石之質卻欲與草木爭榮，於是終日營營而憂心勞形，以至紅顏成枯槁，黑髮爲星星，當知自己便是戕賊自己的凶魁，又何必怨乎秋聲。最後以「四壁蟲鳴唧唧」結此秋聲，悄然靜謐，全篇渾然成括。

此賦規模於正統漢賦的架構，而無漢賦之長篇鉅製、鋪張揚厲及機械式堆砌的特點，代之以散文流暢之筆調，著墨不多而餘音不絕，展現了辭賦寫作的另一種風情。今人梁若容先生說：「秋聲賦、醉翁亭記等作，情韻鏗鏘，尤富散文詩意味。」（註九）本篇素爲後世所豔稱而奉爲文賦經典之作，其後東坡前、後赤壁賦之作，也多得自本篇的啓發。

〔四〕病暑賦

本賦題下自注「和劉原父作」，然原父之作今可見者，唯柝欄賦、離憂賦兩篇（註一〇），爲永叔所和病暑賦已佚，無法考知其體制形態，亦無法比較兩篇在內容和形式的異同。

本篇撰於嘉祐四年，溽暑與熱難耐，永叔並未先點出。賦之起首便稱「吾將東走乎泰山兮」但遯

不可坐致，因為他不能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將西登乎崑崙兮」，但羽翰不可以插兩翼，「既欲泛乎南溟兮」但瘴毒流膏而鑠骨，「又欲臨乎北荒兮」，但龍蛇魍魎雜處，上下四方皆無所逃。逢此大暑，燥枯而灼焦，甚於龜蝸之逼縮，飛蚊幸其露坐，壁蝸又俟其入屋，真可說進出內外皆不是。幸賴客人贈端石與蘄竹，得以瑩枕冰而簞玉，於是無可奈何而安之，惟冥心息慮，冀能忘於煩酷作結。全篇三百零八字，大抵規模招魂之架構與句式。永叔落筆平易生動，毫無板滯僻澀之弊。寫病暑之苦，刻畫衆人身受而口不能言者，逼眞活潑，別有雅趣於其間。

〔五〕憎蒼蠅賦

歐陽修全集目次，憎蒼蠅賦下標明此篇作於治平三年，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註一一）據歐陽修年譜，歐陽修貶滁州是在仁宗慶曆五年（西元一〇四六年），而濮廟事則發生於英宗治平三年（西元一〇六六年）。將兩種說法相互參照，葉氏所言原委清楚，惟不知所據爲何。

文人每每假物以託諷，此時永叔因甥張氏犯法，遭小人誘陷而貶滁州，內心有所激憤而作憎蒼蠅賦以諷。其舉出蒼蠅擎擎之三大害。一則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擾人清夢；二則搖頭鼓翼，往來絡繹，壞人嘉宴；三則窺覬攻鑽，養息蕃滋，敗人美饌，其餘更難悉名。最後則點出詩經止棘之詩，宜乎以蒼蠅刺讒人之亂國，誠然是可疾而可憎者。透露了他的言外之意。

本篇共五百四十三字，以四言、六言句法爲主，其他如五言、七言、十言散置錯落，或偶句或散句交雜

兼行。其以極平淺親切的筆調，寫蒼蠅猥瑣齷齪的嘴臉，揶揄巧黠極爲傳神，由此影射羣小，堪稱尖刻辛辣。其才華橫溢，各種體裁揮灑自如，於韓柳實不多讓。

居士外集古賦類

〔六〕紅鸚鵡賦

本賦序云：「聖俞（梅堯臣）作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謝莊）復多鸚鵡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闈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看這段序言，則永叔寫鸚鵡賦的動機可以了然。

歐陽修以紅鸚鵡的立場來答辯梅、謝二人的說法。蓋物有貴賤，各得其所。若因囚籠違反本性而哀憐我，則我看世間更有甚於我者所在多是，尤以人類，役聰明，勞精神，自我械繫，速老招累，又那是華麗羽毛之罪過。況且致我於樊籠中者亦是人類，何以反來責備我。

本賦作於仁宗明道元年（西元一〇三二年），賦文共計四百五十三言。賦起首描寫紅鸚鵡的出生、形質等種種，用的是九章中惜誦，抽思中的五、四言句式，繼之以九歌中七言式的折腰句，然後以四